



# “V 满”类主宾互易句语义功能比较 及对汉语教学的启示

韩超 刘桂林

**摘要:**在汉语“V 满”类句式中,表达“使成义”的 B 式(形如“N<sub>物</sub>+V 满(了)+N<sub>器</sub>”),较表达“存在义”的 A 式(形如“N<sub>器</sub>+V 满(了)+N<sub>物</sub>”),在构成主宾互易句式的自由度上会受到更多限制。B 式呈现“使成义”兼具“动态义”的特点,其所凸显的“使成义”因动名语义关系和动词前容物名词生命度高低的不同而呈现强弱差异,而 A 式属存在句式,不凸显“使成义”;B 式中动词“动态”特征有强有弱,“动态”特征强和较强的动词主要是位移动词和附着动词,B 式属于一类弱动结式,而 A 式并不凸显“动态义”。从空间域的“位移致使”出发阐释 B 式语义的认知基础,有助于将“V 满”类主宾互易句语义功能置于较为统一的框架下进行考察与识解,进而能为汉语教学特别是国际中文教学中相关句式的教学设计提供有效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主宾互易句;句式语义;空间认知;动态义;句式教学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2.017

**收稿日期:**2021-11-19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汉藏语言非典型宾语的类型学比较研究”(18YJC740019)、北京理工大学 2020 年“研究生教育培养综合改革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韩超,女,安徽芜湖人,文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E-mail: chaohan@bit.edu.cn;  
刘桂林,男,河南项城人,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 一 引言

汉语中能够构成“主宾互易”结构或称“可逆”结构的动结式只是少数,其中“V 满”类主宾互易句显得尤为特殊。例如:

- (1)a. 房间挤满了人。<sup>①</sup>  
b. 人挤满了房间。

“V 满”所构成的主宾互易句既可构成一般动结式,如例(1b),本文称 B 式,又能构成如例(1a)这样的存在句式,本文称 A 式。A 式和 B 式即为我们将要展开讨论的对象。

已有研究在“V 满”构成的句式及其语义方面,“V 满”可与前后相关名词构成存在句这一点已取得共识。而存在句作为汉语语法中的一类特殊句式,无论是从汉语学习者习得角度还是从国际中文教学角度来说,一直是语法项目中的难点。针对汉语存在句习得的偏误研究表明,学习者此类句式的偏误类型主要有误加、遗漏、错序等,其中错序偏误中最常见的表现为用一般动词谓语句即 B 式替代本应产出的存在句即 A 式,也即学习者往往在被要求产出存现句时,“回避”产出,转而使用其他表达意义相似,但功能完全不同的句式来替代<sup>②</sup>。因“V 满”类主宾互易句 A 式存在句式及其互易句 B 式基本可以不改变组成成分而直接互易,

<sup>①</sup> 本文语料例句均来自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

<sup>②</sup> 芮肖东《汉语存现句的句法特征及习得研究综述》,《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第 102 页。

其特殊性尤为凸显,更易造成学习者对该类句式习得的难度加大。如若不能明确区分互易句两式之间的功能差异,教师也难以有效解答学习者对于两式使用中的困惑,难以引导学习者产出更加符合当下语境的句式。因而,深入探究“V满”类主宾互易句的功能差异,对于国际中文教学及该类句式的习得则十分必要。

已有研究对于“V满”类主宾互易句的B式句式类别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充满义”主宾互易句的原句是存现句,重在描写处所主语的存现状态,而变换后则是施事或工具主语句,重在描写人或物存在的位置或状态<sup>①</sup>。而李虹、齐沪扬在其文章中指明,可以主宾互易的“V满”结构在形式上构成存现句和使动句,前者是状态句,后者是事件句<sup>②</sup>。

针对“V满”中的动词语义特征问题,王红旗曾考察到与“满”组合搭配的动词共同具有[+附着]义<sup>③</sup>,税昌锡、邵敬敏后来补充了动词具备[+充塞][+铺展]语义特征<sup>④</sup>,沈敏、郭珊珊认为具有[+填充]或[+添加]义<sup>⑤</sup>,易查方则在其文中更为细致地分类讨论了不同句式语义“V满”结构中V的语义特征<sup>⑥</sup>。

对于“V满”前后相关名词的关注更多集中于A式即存在句式方面,如宋文辉指出“V满”类存在句中的名词性宾语需是通指类名词<sup>⑦</sup>,这与王红旗此前发现其前不能加数量词的结论存在一致性。而王红斌则进一步指出,存现句“N<sub>1</sub>+V满+N<sub>2</sub>”中充当“N<sub>2</sub>”的名词和名词性结构无界性越高该句法结构越容易成立<sup>⑧</sup>,但对B式中名词语义的描写则相对不足。

在考察动词与“满”及其前后名词性成分之间关系方面,税昌锡、邵敬敏将“V满”相关的前后名词以“器”“物”分别<sup>⑨</sup>。李虹、齐沪扬指出在“V满”存在句中,容器不仅确定了容物的位置,而且确定了容物的量,动词是对产生“满”状态的方式的进一步说明,认为可逆的原因在于“V满”可以用同样的形式表达完结类事件和状态这两种情状类型,主宾互易而形成的句子体现为情状类型不同但表面上互逆的关系<sup>⑩</sup>。此外,还有学者从历时角度梳理了动词和“满”组合的产生、发展及其动结式的形成和演变<sup>⑪</sup>。本文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V满”类主宾互易句的句式结构特点和语义功能差异,并深入挖掘其认知基础,以期为汉语教学特别是国际中文教学中相关句式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 二 “V满”句式类型和结构特点

已有研究中归纳“V满”结构式有三类。

首先,形如“吃满一百就送五十”这样的“V满+确定数量”类,我们姑且称其为C式,是不能构成可逆句式的,所谓“可逆”指的是主宾可以互易,句式语义仍旧成立并可接受。该句如果进行主宾互易的操作,即为“一百吃满顾客”,显然是不成立的。

其次,“V满”类主宾互易句,在宋玉柱的研究分类中属于“被动型”类<sup>⑫</sup>,在李敏的分类中属于“充满义”类<sup>⑬</sup>,而在鹿荣的研究分类中则只属于“存现类”其中的一个小类别<sup>⑭</sup>。形如上文例(1)的“房间挤满了人”和“人挤满了房间”,我们分别称其为A式和B式,是“V满”类可逆句的典型成员,但是并非所有的“N<sub>1</sub>+V满(了)+N<sub>2</sub>”的句式都能够自由构成可逆句式。李虹、齐沪扬指出只有“部分‘V满’结构存在主宾互易现象,

①李敏《现代汉语主宾可互易句的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第56页。

②李虹、齐沪扬《汉语“V满”结构的情状类型与句式选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09页。

③王红旗《说说“V满”》,《汉语学习》1999年第3期,第14页。

④税昌锡、邵敬敏《“V+满”的句法语义分析》,史有为主编《从语义信息到类型比较》,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⑤沈敏、郭珊珊《再说“V满”及其相关问题》,《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148—149页。

⑥易查方《动结式“V满”及相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2—16页。

⑦宋文辉《现代汉语动结式配价的认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7页。

⑧王红斌《“N<sub>1</sub>+V满+N<sub>2</sub>”中“N<sub>2</sub>”的结构和性质》,《汉语学习》2009年第1期,第22页。

⑨税昌锡、邵敬敏《“V+满”的句法语义分析》,史有为主编《从语义信息到类型比较》,第179页。

⑩李虹、齐沪扬《汉语“V满”结构的情状类型与句式选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09页。

⑪易查方《动结式“V满”及相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5—37页;齐若冰《动结式“V满”及其相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6—34页。

⑫宋玉柱《现代汉语特殊句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155页。

⑬李敏《现代汉语主宾可互易句的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第55页。

⑭鹿荣《可逆句式的范围及分类》,《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91页。

表现为使动句和存在句两种句式间的转换”<sup>①</sup>,那么到底“V满”结构哪些可以主宾互易,哪些不可以呢?

我们先看A式“V满”存在句,即“N<sub>器</sub>+V满(了)+N<sub>物</sub>”句式。如:

(2)a. 大厅内已经涌满了激动的气氛。

b. \*激动的气氛已经涌满了大厅内。

c. 激动的气氛已经涌满了大厅。

(3)a. 他不悦地蹙眉,脸上写满了为难。

b. 为难写满了脸上。

李宇明在1987年的文章中就已发现,能互易的存现句的处所语一般不带方所标<sup>②</sup>,如例(2)中的“大厅内”需去掉方位词才能符合主宾互易的条件,但双音节处所主语例外,比如“脸上、地上、门外、心中”等,如例(3)。

此外,易查方曾考察A式中“V”的语义特征指出,能进入A式存在式的大多是具有[+空间性][+附着性][+状态性]的动词,但也并非所有含[+空间性]的动词都能自由进入A式,比如“走”和“跑”<sup>③</sup>。但我们搜索语料发现,在特定语境下,仍然可以出现“走满”和“跑满”的自然用例,如:

(4)大街上跑满了从各个渠道进口来的各种各样的奔驰车。

(5)北京的高速公路跑满了汽车。

(6)今天的新疆,八钢捷报频传,苇湖梁电厂、七纺正在发展,八农的校园中走满了苦读的莘莘学子,睹物伤情,睹物思人,王老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原因在于,“走”和“跑”原本都是动作动词,但在例句的语境中都凸显为动作持续进行的状态,且执行动作的主体都非个体,而是关联多个主体,从而让“走”和“跑”的[+空间性]得以增强。

再来看B式即“N<sub>物</sub>+V满(了)+N<sub>器</sub>”句式,如例(7)(8)主宾互易均可成立:

(7)a. 鲜血染满地上。

b. 地上染满鲜血。

(8)a. 泪水悄悄地爬满她整张脸。

b. 她整张脸悄悄地爬满泪水。

但是若N<sub>物</sub>前有数量结构修饰,则主宾互易不能自由进行,比如:

(9)a. 突然,一个大浪灌满了船身。

b. \*船身灌满了一个大浪。

(10)a. 一个大字写满了墙壁。

b. \*墙壁写满了一个大字。

(11)a. 500多人坐满了半边看台。

b. \*半边看台坐满了500多人。

王红旗曾指出“V满”构成的存在句中名词之前不能出现数量词<sup>④</sup>,如例(9)(10)(11)b句,之后王红斌展开考察并发现这类句式中,动词后的名词若为光杆名词是自由的,若为数量名词则包括两类,可以是数量重叠形式,也可以是非重叠形式,后者量词小类包括“种类量词”、“个体量词”和“范围量词”<sup>⑤</sup>。但我们考察语料发现,还有补充,如例(12)(13)(14)b句中的“一层”、“一排”和“一堆”:

(12)a. 一层细灰铺满车顶。

b. 车顶铺满一层细灰。

(13)a. 一排读卡机摆满柜台。

①李虹、齐沪扬《汉语“V满”结构的情状类型与句式选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09页。

②李宇明《存现结构中的主宾互易现象研究》,《语言研究》1987年第2期,第15页。

③易查方《动结式“V满”及相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3-15页。

④王红旗《说说“V满”》,《汉语学习》1999年第3期,第14-15页。

⑤王红斌《“N<sub>1</sub>+V满+N<sub>2</sub>”中“N<sub>2</sub>”的结构和性质》,《汉语学习》2009年第1期,第19页。

b. 柜台摆满一排读卡机。

(14)a. 一堆奇奇怪怪的东西揣满怀里。

b. 怀里已揣满一堆奇奇怪怪的东西。

这说明非重叠形式进入该类句式若能成立,需要满足量词自身语义所包含的空间量应与句中动词名词成分的空间量关系相互匹配。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动词后面出现的是“一十名词”结构,主要是补语位置,如例(15),但例(16)中“荣哥一身”是动作的对象,作动词的宾语,若语序调整至主语位置也不合适,但换成“荣哥全身”作主语则存在句可以成立。因为“一十借用量词”尤其是光杆的不加其他修饰成分时是凸显主观量,一般会带来交际中的新信息,所以较少出现在一句话的主语位置上。

(15)a. 寂寞洒满一地。

b. \* 一地洒满寂寞。

(16)a. 杯内的水和玻璃碎洒满了荣哥一身。

b. \* 荣哥一身洒满了杯内的水和玻璃碎。

综上所述,“V满”类B式较A式在主宾互易自由度上会受到更多的限制,李敏也曾提到主宾互易句式当主语是受事、宾语是施事,易位相对自由,反之则一般不能直接易位<sup>①</sup>。此外,无论是A式还是B式,N<sub>器</sub>、V、N<sub>物</sub>之间的语义关系在“满”的加入下,必须符合空间量上的互相匹配关系,句子才能成立,这就势必会体现为句法形式上的调整和受限。

### 三 “V满”主宾互易句对“使成义”的凸显程度差异

李虹、齐沪扬的研究指出,“V满”类结构主宾互易表现为使动句和存在句两种句式间的转换。本文也认同A式为存在句式,但对于B式的句式语义,我们认为,需进一步强调的是“使成性”和“动态性”兼具的特点,且“使成性”呈现有强有弱的程度差异。在该文中“使成性”已经得到充分论证,但对于“动态性”并未加以强调和展开论证,只提到在完结类情状“V满”中的“V”代表使“满”这一状态出现的动作过程,具有动态性,以及“满”自身语义也可表示状态渐变的过程,同样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只是容器的状态变化较容物的位置变化更为显著<sup>②</sup>。换言之,可以理解为B式语义的“使成性”较“动态性”更加凸显。本文认为此结论有待商榷,并不能一概而论,“使成性”和“动态性”均为B式语义的基本特点,只是在不同的结构和语境中,凸显的程度有所不同。

#### (一)“V满”类使成式变换为“把”字句的可行性不一

先看B式语义的“使成性”。李虹、齐沪扬在文中指出,“水装满了杯子”可以变换为“水把杯子装满了”来凸显容物对容器的致使作用,因而可视其为使成句<sup>③</sup>。

首先,我们发现,也有不少例句虽然可以主宾互易,但并不能用“把”进行变换,却可以将动后名词加上介词“在”提至动词前面,比如下面几例:

(17)a. 茶香飘满山间田野。

b. 山间田野飘满茶香。

c. \* 茶香把山间田野飘满。

d. 茶香在山间田野飘满。

(18)a. 纱外隐约看见小院中一棵新吐绿芽的垂杨柳,柳丝垂满院中。

b. 院中垂满柳丝。

c. \* 柳丝把院中垂满。

d. 柳丝在院中垂满。

①李敏《现代汉语主宾可互易句的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第57页。

②李虹、齐沪扬《汉语“V满”结构的情状类型与句式选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07—108页。

③李虹、齐沪扬《汉语“V满”结构的情状类型与句式选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08页。

(19)a.于是赵高等到二世正在欢宴享乐,美女站满面前时,派人通告李斯:“皇上正有空闲,可以进官奏报事情。”

b.面前站满美女。

c.\*美女把面前站满。

d.美女在面前站满。

有的例句不能用“把”进行变换,但可以将动后名词加上介词“在”的同时,在动词前加介词“被”,比如例

(20)(21)(3)的d句:

(20)a.食品、水产品的小摊和个体饮食点,烂菜叶、水果皮扔满路面,洗碗和喷浇甘蔗的污水遍地横流。

b.路面扔满烂菜叶、水果皮。

c.\*烂菜叶、水果皮把路面扔满。

d.烂菜叶、水果皮被扔满在路面。

(21)a.写完字的纸丢满屋子。

b.屋子里丢满写完字的纸。

c.\*写完字的纸把屋子丢满。

d.写完字的纸被丢满在屋子。

(3)c.\*为难把脸上写满了。

d.为难被写满在脸上。

然而,能够用“把”字进行变换的例句,却多数都同时可以变换为“在”字处所状语的形式,但是大多需要在原本的名词后补足方位词,如:

(22)a.霎时,百来只青蛙蹦满床铺。

b.床铺蹦满百来只青蛙。

c.百来只青蛙把床铺蹦满。

d.百来只青蛙在床铺上蹦满。

(23)a.残存血栓基本占满动脉管,给予不同药后,血栓体积明显缩小。

b.动脉管占满残存血栓。

c.残存血栓把动脉管占满。

d.残存血栓在动脉管中占满。

为什么例句中可以表达为“青蛙把床铺蹦满”,“血栓把血管占满”,但例(20)(21)(3)c中却不能表达为“菜叶、果皮把路面扔满”,“纸把屋子丢满”,“为难把脸上写满”呢?原因是“路面”、“屋子”、“脸上”只能是动作“扔”、“丢”、“写”所关联的事件发生的处所,而“床铺”既可以成为动作“蹦”发生的处所,又可以是动作“蹦”的对象,“蹦”原本是不及物动词,但随着组合形式的增多,如“蹦床”、“蹦迪”、“蹦椅子”、“蹦浪”、“蹦沙坑”等,“蹦”带宾语的能力越来越强。例(23)也是如此,“血管”既是“占”的对象,又是“占”的处所。即例(22)(23)中动作主体和动作对象是共现于句中的。而“菜叶、果皮”不能作为行为主体主动地“扔”,而是“被扔到路面”,“纸”是“被丢在屋子里”,“为难”更是属于抽象名词,因此这些主语均是动作行为支配的对象,句中动作行为主体却都隐去未出现。

那么,例(17)(18)(19)c中的“茶香把山野飘满”,“柳丝把院中垂满”,“美女把面前站满”,又为什么不行呢?原因是“山间田野”、“院中”、“面前”只能作为“茶香”、“柳丝”、“美女”存在或位移的处所,而不能成为动作“飘”、“垂”、“站”的对象。其中动词均为自主动词,但都是不及物动词,如果说静态存在可以视作“零位移”,则这些动词从广义上皆可划归“位移类”运动动词的范畴,而“茶香”、“柳丝”、“美女”自然也就成为存在主体或是位移主体的语义角色。

由此,我们将以上分析总结如下(见表1):

表1 “V满”类一般动结式各小类动词和名词的语义类别差异

句例	V的及物性	V前名词	V后名词	施事主体的隐现
青蛙蹦满床铺	及物	动作主体	动作对象+动作处所	现
血栓占满动脉管	及物	动作主体	动作对象+动作处所	现
果皮扔满路面	及物	动作对象	动作处所	隐
条幅挂满墙上	及物	动作对象	动作处所	隐
茶香飘满山野	不及物	位移主体	位移的处所	现
柳丝垂满院中	不及物	存在主体	存在的处所(零位移)	现

通过列表我们可以发现,六个句例中,每两例表现出语义特征的一致性,换言之,B式一般动结式内部存在语义差异的三个小类,不能一概而论,而需分类考察。

### (二) 容物名词的生命度高低影响句子的及物性和事件性

本文从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中搜索形如“水把杯子装满了”这样的“N<sub>物</sub>(低生命度)+把+N<sub>器</sub>+V满(了)”结构,发现语料数量十分有限,且动词仅限于“糊、占、围、填、铺”这几个,例如(24)(25),包括例(23c)。事实上,绝大多数包含“把+N+V满”的句子都是以行为施事主体作为句子主语的,且由高生命度行为施事主体充当主语分布占有绝对优势,即多数是“N<sub>施</sub>(高生命度)+把+N<sub>1</sub>+V满(了)+N<sub>2</sub>”的结构。

(24)推车上山,泥巴把车闸糊满了,推不动,最后只好把闸卸掉。

(25)后来由于洪水冲击,泥沙、石块都快要把井填满,水量大大下降。

李虹、齐沪扬曾量化考察语料分布情况发现,“V满”类主宾互易中属于存在句的A式分布数量最广,远超一般动结式的事件句B式的分布数量,而上面这种“N<sub>物</sub>(低生命度)+把+N<sub>器</sub>+V满(了)”的“把”字句结构最少<sup>①</sup>。我们认为,其中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其一,“N<sub>物</sub>(低生命度)+把+N<sub>器</sub>+V满(了)”和“N<sub>施</sub>(高生命度)+把+N<sub>1</sub>+V满(了)+N<sub>2</sub>”相比较,后者主语多由高生命度的施事名词充当,与动作动词是直接支配的关系,生命度高的名词位于主语位置是无标记配位,而前者是由低生命度的容物名词充当主语,相对来说属于有标记配位。

其二,张旺熹将“把”字句式的原型语义确定为用来凸显一个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空间位移过程的典型句法形式<sup>②</sup>。其中的“外力作用”来自施动者,因而如果主语出现施动者,则补足了“外力”来源信息,句式语义刚好构成认知心理图式上的“完形”。而“N<sub>物</sub>(低生命度)+把+N<sub>器</sub>+V满(了)”则有意隐去施动者信息,便造成了心理图式上的“非完形”。

其三,隐去施动者信息,而代之以低生命度的容物名词充当主语,则势必导致主位的施事性降低,带来句子整体语义的及物性降级,事件性也就相应有所降级。

同样,“V满”结构的B式“N<sub>物</sub>+V满(了)+N<sub>器</sub>”,如果充当主语的容物名词正好与动作行为施动者重合,由指人或动物等高生命度名词来充当,则构成无标记的一般动结式,“使成义”较凸显,而如果两者并不重合,主语由低生命度的容物名词充当时,则主语的施事性降低或施动者受压制而隐去,则导致句子及物性降级,事件性弱化,“使成义”也相对弱化。

### (三) “使成义”凸显程度差异

综合以上观察,我们发现“V满”类句式中的B式结构并非都能进行“把”字结构的变换,其原因在于句中动词和名词的语义角色及其语义关系存在差异,呈现为三个小类,即N<sub>器</sub>有可能是N<sub>物</sub>存在或位移的处所,或者动作发生的处所,或者既是动作发生的处所又是动作行为的对象。

此外,还有一个疑问,既然B式存在变换为上述“把”字结构的可行性,但为什么在实际表达中又较少采用呢?我们认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是高度凸显“处置义”、“致使义”的,能用而未用的原因在于,B式所表

①李虹、齐沪扬《汉语“V满”结构的情状类型与句式选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09-110页。

②张旺熹《“把”字句的位移图式》,《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3期,第2页。

达的语义相对于“把”字句来说,意在弱化“致使义”或者“使成义”的凸显,而同时兼顾“动态性”过程意义的呈现。

因此,根据B式是否能作“把”字句和“被”字句的变换,以及句中动词与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同,我们认为B式对于“使成义”的凸显存在程度差异,大致分三类(见表2):

表2 “V满”类一般动结式的“使成义”凸显程度差异

类别	B式中呈现出的不同动名关系	句子及物性(包括V的及物性和主语的施事性)	句例	“使成义”凸显程度
第一类	动后名词既是动作发生的处所又是动作行为的对象,动前名词是动作施动者,支配动后名词	高	青蛙蹦满床铺	强
			血栓占满动脉管	
第二类	动后名词是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动前名词是隐性施动者发出动作的支配对象	中	果皮扔满路面	中
			条幅挂满墙上	
第三类	动后名词是N <sub>物</sub> 位移或存在的处所,动前名词是位移或存在主体	低	茶香飘满山野	弱
			柳丝垂满院中	

在以上三类分布中使成性强弱并非绝对,因充当主语的N<sub>物</sub>其生命度的高低决定着施事性的高低,生命度越高则施事角色越浓,句子及物性越高,句子语义事件性也越强。比如“美女站满面前”,虽然“面前”只是“美女”所站立的处所空间,但因主语生命度高,因而该句事件性强,使成义也相对凸显。

由此可见,B式语义在“使成义”凸显程度上呈现出差异性,那么A式“V满”类存在句呢?我们认为,虽然“V满”结合构成的是动结式述补结构,内含“使成义”,可一旦进入存在句句式环境,动词的动作义弱化,不再表示具体的动态,而只是说明容器在容器中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也就是表达“容器中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什么容器”的语义。李敏在分析“充满义”主宾互易句时发现,其处所主语与动词之间的被动关系语义并不凸显,如“天空布满了乌云”并不理解为“天空被乌云布满了”这样的被动义,实质是表达“天空满是乌云”之意<sup>①</sup>,因而存在句句式语义并不凸显“使成义”。

#### 四 “V满”主宾互易结构对“动态义”的凸显程度差异

针对“V满”主宾互易句句式语义的“动态性”问题的讨论,从事件语义学的角度出发看来,事件过程的动态特征可以概括为“时空性、动态性、次序性、周期性、接续性和过递性”,时空性和动态性反映事件过程的动态本质,次序性和周期性与接续性和过递性是从时序和衔接两个方面具体反映事件的动态特征<sup>②</sup>。我们可以从“V满”的语义特征、句子的事件结构特征等方面来考察A式和B式的“动态性”差异。

##### (一)“V满”组合的事件结构特征和动词的动态属性分析

首先,从“V满”本身的组合语义来看,主要表达事件义。邓守信曾指出活动动词和事件动词跟“马上”和“一下”的连用有不同表现。“马上”能用于活动动词和事件动词,而“一下”只能用于事件动词,指向事件终点。比如“马上写信”和“马上写好信”都可以,一个指向起点一个指向终点,而“一下就写好信”可以,指向终点,但“一下就写信”却不行。因而“写信”表达活动义,“写好信”表达事件义<sup>③</sup>。“V满”与“写好信”表现一样,能跟“马上”和“一下”成功连用,比如“马上挂满”,“一下就挂满”,“马上倒满”,“一下就倒满”。因此“V满”本身表达事件义。此外,活动动词的内部是无异质的,而事件动词是体现事件过程的,内部事态是因时间

①李敏《现代汉语主宾可互易句的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第56页。

②祝昌锡《事件过程结构及其动态特征——以“摆”类动词构成的附着事件为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四十九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1页。

③邓守信《汉语动词的时间结构》,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7页。

铺展而异质的。“V满”所表达的语义内部即包含从“不满”到“满”，再到“满”后遗留状态持续的过程。

可见“V满”本身语义凸显事件性，因而其内部语义包含事态的变化，本质上是具有动态性的，但在进入存在句A式和使成式B式时，便涉及到“V满”与句中名词性成分的语义关系差异，所在句式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事件性特征，动态义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其次，进入“V满”主宾互易句A式和B式的动词V本身所具有的动态特征也不尽相同。税昌锡的文章在讨论“附着事件”时，曾将该类事件句中动词的“动态”和“静态”特征的强弱和有无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动词只有动态没有静态特征，不能描述动作结束后的遗留状态，如“缝(扣子)”；第二类是动作主要描述遗留状态而不能描述动作所指活动的持续过程，这类动词动态特征较弱，如“背(箩筐)、握(把手)”；第三类是兼有较强的动态特征和静态特征的动词，也就是既可描述持续过程又可描述遗留状态的，如“摆(书)、插(旗子)、挂(衣服)、缠(纱布)、涂(颜料)”等<sup>①</sup>。我们依据以上分类，考察了BCC语料库中“NV满(了)N”的语料，并去重和筛选出符合“V满”类主宾互易句的A式和B式语料共233条，其中A式结构的为125条，B式结构的为108条，针对A式和B式中的动词进行整理考察，并将这些动词的“动态”特征分类统计(见表3)：

表3 A式和B式语料中动词自身语义的“动态”特征分类统计表

结构类	A式 语料 125 条			B式 语料 108 条			动态义强弱
V去重后数量	V	数量 58 个	100%	V	数量 36 个	100%	
动词按“动态”特征分类统计	第一类	产、爬、淌、溅、喝	8.6%	第一类	飘、溢、呈、传、 溅、落、爬、泻、 流、淌	27.8%	强
	第二类	鼓、缀、积、结、开	8.6%	第二类	占、结	5.6%	弱
	第三类	坐、洒、贴、涂、栽、 住、打、戴、放、盖、 夹、染、渗、盛、填、 挖、围、吸、映、栽、 扎、粘、挂、插、写、 摆、画、种、缠、漂、 养、站、绑、刺、雕、 吊、灌、裹、糊、接、 浸、拿、铺、撒、晒、 蓄、装、停	82.8%	第三类	挂、洒、摆、泛、 裹、铺、撒、贴、 站、扔、涂、映、 拥、粘、照、遮、 糊、填、撑、订、 盖、倾、蓄、斟	66.6%	较强

从表中的分布数据看来，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能进入B式的动词中本身语义只拥有动态特征的即第一类动词占B式所有动词数量的27.8%，比例高于A式的8.6%，并且其中除了“呈”以外基本都是位移类动词；二是B式动词第二类即主要描述遗留状态的那些动态特征较弱的动词，只有2个，少于A式。第三类动词除A式的“养”和B式的“订”以外，基本全是包含[+附着]义的动词。也就是说，B式动词本身语义中，只具有动态特征的动词占比高于A式，且动态特征弱的动词占比低于A式。

然而，从动词V在句中是否保留“动态义”来看，A式存在句属于一类特殊构式，同“一锅饭吃了十个人”这种双数量配比构式或称为供用句相类似，句义本身所凸显的不是一般事件句的句式语义，而是容器与容器之间的存在关系、“量”的配比关系。虽然汉语存在句包括静态类存在句和动态类的出现句、消失句，但A式不属于动态类存在句，其核心述谓部分是“V满”，凸显“满”的存在状态以及容器与容器之间“满”的隐性量匹配关系，其中动词不再表示具体的动作行为，而是语义从动作义弱化为表达容物的具体存在方式，具有“非动态性”特征<sup>②</sup>。帅志嵩就曾在其研究中明确将包含“住、坐、躺”等表达客体位置动词的存在构式划归静态存

① 税昌锡《事件过程结构及其动态特征——以“摆”类动词构成的附着事件为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国《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四十九辑)，第109—110页。

② 张旺熹《汉语特殊句法的语义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64页。



在式<sup>①</sup>。而 B 式中的动词具有动作义,包含动词的及物性特征,但体现出的“动态义”强弱有所不同。从前文所提到的税昌锡文章针对动词“动态”和“静态”特征的表述中,我们能够推断,第一类只有动态特征的动词,动态义最强,第三类动态和静态特征义均较强的动词,动态义次之,而第二类只能描述遗留状态的动词,动态义最弱。

## (二)AB 两式“动态义”凸显的差异

考察 A 式和 B 式整体表达“动态义”的差异,我们还需结合句中动词名词的语义关系和句子表达的事件过程结构特征来综合判断。通过语料进一步考察 A、B 式的句式语义,我们发现,在不改变 A 式、B 式中动词及其相关名词前后语序和基本语义关系的前提下,A 式“V 满”类存在句虽不能直接在“V 满”后加“着”<sup>②</sup>,但可以变换为“N<sub>器</sub>+V 着+满满的+N<sub>物</sub>”或者“N<sub>器</sub>+满满地+V 着+N<sub>物</sub>”,如:

(26)a. 房间四周摆满了各种鲜花。

b. 房间四周满满地摆着各种鲜花。

(27)a. 剧场过道站满了人。

b. 剧场过道站着满满的人。

(28)a. 墙上挂满条幅。

b. 墙上挂着满满的条幅。

而 B 式则大多数不能够进行这样的变换,如:

(29)a. 条幅挂满墙上。

b. \* 条幅满满地挂着墙上。

c. \* 满满的条幅挂着墙上。

(30)a. 鲜血洒满地面。

b. \* 鲜血满满地洒着地面。

c. \* 满满的鲜血洒着地面。

A 式还可变换为“N<sub>器</sub>+V 的+满是+N<sub>物</sub>”<sup>③</sup>,甚至直接隐去动词也可成立,如:

(26)c. 房间四周摆的满是鲜花。

d. 房间四周满是鲜花。

(27)c. 剧场过道站的满是人。

d. 剧场过道满是人。

(28)c. 墙上挂的满是条幅。

d. 墙上满是条幅。

但 B 式则不能进行这种变换,如:

(29)f. \* 条幅挂的满是墙上。

g. \* 条幅满是墙上。

由此说明,A 式语义较 B 式偏重静态描写,状态呈现的功能更为凸显。因为 A 式可以变换为含有体标记“着”的句子,甚至变换为“是”字句,判定“N<sub>器</sub>满是 N<sub>物</sub>”的一种存在状态,直接将动词及其时间特征抽离,而 B 式则不能变换为含有“着”的句子,如例(29)(30)的 b 和 c,更不能变换出“是”字句,如例(29)f 和 g。除此之外,A 式中“满”的重叠形式既可以作定语修饰 N<sub>物</sub>,又可以在状语位置上修饰句中动词,可知 A 式中的“满”语义与主语 N<sub>器</sub> 名词关系和 N<sub>物</sub> 的关系距离都很近,也意味着“N<sub>器</sub>满”和“N<sub>物</sub>满”是状态同步达成的,而 B 式大多数都不能进行这样的变换,可见 B 式语义功能和“满”与容器和容物名词之间关系距离的远近必然与 A 式存在差异。

① 帅志嵩《从词汇一构式范式看汉语现存句的分类和范围》,《语言教学与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89 页。

② 王红旗《说说“V 满”》,《汉语学习》1999 年第 3 期,第 15 页。

③ 李敏《现代汉语主宾可互易句的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 年第 4 期,第 55—56 页。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观察发现,如果B式在变换中将“着”换成“在”则部分语料可以直接成立,如例(29)(30)从b句变换为d句以后语义可接受度高,或部分语料勉强成立,如例(28)(29)d句,语法上成立,但语义接受度相对较差,这是第一个问题。仔细推敲又会发现第二个问题,即将例(29)(30)c分别进行同样的变换所得到的e句语义接受度则没有两例中的d句高。

(29)a.条幅挂满墙上。

b.\*条幅满满地挂着墙上。

c.\*满满的条幅挂着墙上。

d.条幅满满地挂在墙上。

e.?满满的条幅挂在墙上。

(30)a.鲜血洒满地面。

b.\*鲜血满满地洒着地面。

c.\*满满的鲜血洒着地面。

d.鲜血满满地洒在地面。

e.?满满的鲜血洒在地面。

(31)a.牵牛花爬满墙壁。

d.?牵牛花满满地爬在墙壁。

e.?满满的牵牛花爬在墙壁。

(32)a.大浪灌满船身。

d.?大浪满满地灌在船身。

e.?满满的大浪灌在船身。

我们先讨论问题二,例(29)(30)中“满”的重叠形式充当主语名词的定语时,语义可接受度没有充当动词前的状语高。一方面是因为“条幅”一般不用形容词“满”进行修饰,一般说“长长的条幅”或“大大的条幅”,即“满”并非“条幅”自身所能拥有的属性特征,“鲜血”可以说“满腔热血”,但一般也很少说“满满的鲜血”,“满”也不是“鲜血”本身所能展现出的属性特征。不过在A式的句式变换中,处于宾语位置的 $N_{物}$ 受“满满的”修饰其语义却又很自然,可见这是因为所处的句位以及句式语义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差异。

再回头讨论问题一,变换后的d句,或直接成立,或勉强成立但语义接受度相对较差,这说明,一方面动后名词 $N_{器}$ 与“满”的关系较“满”与动前名词 $N_{物}$ 更为紧密,原因是变换操作前,“满”在补语的位置与 $N_{器}$ 距离很近,语义均成立,而变换操作后将“满”以重叠形式调至状语位置,造成了“满”与动后名词之间概念距离被拉长而关系疏远,因而语义接受度受到影响而时有降低。另一方面也间接说明了动前名词 $N_{物}$ 与“满”的语义距离则相对较远而同动词V的关系更为紧密,既不能受“满满的”定语修饰,又不太能被状语“满满地”将其与V隔开。这样一来,B式语义由两部分组成,即“ $N_{物}+V$ ”和“ $N_{器}+满$ ”,而这两部分语义是如何整合构成B式的呢?

一种理解是将其理解为因果事件语义关联凸显,即典型动结式语义,“ $N_{物}+V$ ”使“ $N_{器}+满$ ”之义,凸显“使成义”。这是将B式语义拆分为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来进行理解,默认为“满”的“使动义”保留,且“满”与 $N_{器}$ 名词语义靠得更近。这一分析视角采取的是次第扫描方式,着眼于横向组合搭配后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具有合理性。

但我们认为,当“V满”组合在历时发展过程中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时,“满”与其后的宾语名词之间的动宾关系受到削弱,而“V满”也逐渐由连动式发展为最终的动结式,结构形式也从松散变得紧密。蒋绍愚曾指出,并列式转变成动结式有两个标准:一是后一个动词不再用作使动,和后面的宾语不能构成述宾关系;二是前后两词结合紧密,语义重心在前一动词<sup>①</sup>。另外,根据易查方和齐若冰对“V满”语义的历时考察,从“满”带宾语组合到动词V与“满”的连动组合,“满”的使动用法占主导,动词与“满”之间结构松散,而至魏晋南北

<sup>①</sup>蒋绍愚《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328页。

朝和隋唐五代时期,“V 满”组合中的动词数量明显增多,从早期的“充满、散满、布满”到“盛满、聚满、流满、积满”等搭配出现,带来的是“满”的自动性用法加强,他动性用法即使动用法减弱<sup>①</sup>。所谓“自动格局”意味着宾语是补语的致使对象,如“洗湿了鞋”,而“使动格局”则意味着补语并非必然导致的结果,如“小王洗干净了鞋”。“满”的自动用法加强,也就说明其与动词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至宋元时期可以与“满”组合的动词数量更是倍增,并开始出现“V 不/得+满”格式,也标志着动结式“V 满”的正式形成<sup>②</sup>。值得关注的是,从易查方和齐若冰两位学者文章的历时考察中所举例句来看,除“V 满+数量宾语”以外,基本都属于 B 式,而非 A 式存在句结构类型。

由此说明,B 式的语义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语法化过程,当连动式“V 满”中“满”的“使动义”进一步减轻而地位削弱后,便依附于动词,动词的句法核心地位得以巩固,而“满”则获得“结果义”,这一语法化过程是“动态”进行的,因此,对于 B 式的语义功能分析也应当采用“动态”视角进行考察。

我们认为 B 式语义还可以采用另一种分析视角观察,前文我们已将 B 式根据动词的及物性和动名语义关系分为三个小类,其中第三类为存在或位移事件,之所以我们在前面句式变换中将“着”换成“在”,就是因为发现动后名词  $N_{器}$  可以是动作的对象,也是动作发生的处所,以及  $N_{物}$  存在的处所或位移目标。

从这一角度来看,B 式在句式表现上与典型的运动位移句十分相近,如(31)(32)(17)f 句和 a 句句式结构基本一致,从整合方式上还可为运动位移类构式“ $N_{物} + V + 路径动词 + N_{器}$ ”同“满”的整合,“满”即作为一种“全方向”的路径,如:

(31)a. 牵牛花爬满墙壁。

f. 牵牛花爬上墙壁。

(32)a. 大浪灌满船身。

f. 大浪灌进船身。

(17)a. 茶香飘满山间田野。

f. 茶香飘向山间田野。

李虹、齐沪扬也提到在“V 满”事件中动作不会直接作用于容器而是通过改变容物的空间位置而使容器占据容器的内部空间并最终改变容器的存在状态<sup>③</sup>。张伯江认为物质运动的过程不仅是“位置移动”的过程,也是一个“状态变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普遍的系统的隐喻,属于传导隐喻类型,如有充分的句法证据证明把字句中结果补语和状态补语是趋向补语的语义映射<sup>④</sup>。再如张旺熹也曾认为“把”字句最为基础和典型的认知图式为凸显一个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空间位移过程,即“位移图式”,变体图式均是由空间位移图式的“把”字句通过隐喻拓展而形成的<sup>⑤</sup>。在 B 式表达的容器“V 满”容器类事件中,容器要使得容器满,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平面上布满,一种是空间上填满。具体方式则有容器通过自身位移或改变自身形状,或容器从容器中生发而附着不依靠外力,或容器依靠外力在容器上附着。此外,达到空间“满”量的匹配,从认知角度达成这一识解,可以是凸显为容器自身与容器面积或体积量相当,也可以凸显为容器位移范围与容器面积相当,还可以凸显为容器以多个个体数量聚集或者因外力的多次作用而附着来占据容器空间。由此可见,无论哪种方式或哪种认知凸显情形,都伴随着空间量的变化,“满”是结果或行为的目标之所在。因此,我们认为 B 式语义的认知基础宜识解为空间事件表达下的“位移致使”,由此而隐喻到“附着致满”及“施动致满”类事件的。

我们认为从“位移致使”的角度出发理解 B 式优于单纯从“致使”或是“使成”出发进行语义功能的阐释,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① 易查方《动结式“V 满”及相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 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25—37 页;齐若冰《动结式“V 满”及其相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 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26—34 页。

② 易查方《动结式“V 满”及相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 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29 页。

③ 李虹、齐沪扬《汉语“V 满”结构的情状类型与句式选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第 108 页。

④ 张伯江《说把字句》,学林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93 页。

⑤ 张旺熹《“把”字句的位移图式》,《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2 页。

其一,“满”与容器、容物名词均是关涉空间范畴的概念,从空间位移的基础认知视角出发,是探寻该句式语义表达所依赖的认知本源。

其二,B式虽为表达致使义的动结式,但从其动词分布类型、动名成分语义关系以及补语“满”与动名成分的关系上来分析,B式应属于一类弱动结式。所谓弱动结式是指“动结式中动词为造成的最终结果负责,尽管并不一定暗示或引发某种变化。在这种类型的动结式中,动词对某种状态有一定的倾向性。强动结式则意味着最终造成的结果并不能从动词的语义中推测出来”<sup>①</sup>。而B式“V满”中的动词绝大多数为附着动词、位移类动词,动词语义中所包含的[+附着]和[+位移]语义特征都与空间位置及其变化的表达高度匹配。换言之,B式中的动词所示的动作与之带来相应的结果“满”并非相互独立的,而是语义上高度蕴涵的关系。因而B式应当视为一类弱动结式。

其三,从“位移致使”视角出发,一方面是对句式语义“使成”性的推进,另一方面更有助于针对“V满”类主宾互易句及其相关句式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寻求到一个较为统一的阐释框架,并观察认知隐喻机制在句式生成和推演过程中所呈现的重要的助推作用。

### 五 对汉语句式教学的启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V满”类主宾互易句的句式结构和语义功能进行更为深入的研讨,将“V满”类表达“存在义”的句式A式与表达“使成义”的句式B式进行对比考察,指出B式较A式在主宾互易自由度上会受到更多的限制,且句中动词与前后相关名词及“满”之间必须符合空间量上的互相匹配关系,句子才能成立。

在考察句式语义方面,本文基于李虹、齐沪扬的研究中所指出“V满”类结构主宾互易表现为使动句和存在句两种句式间的转换这一观点<sup>②</sup>,进一步强调B式呈现“使成义”和“动态义”兼具的特点。一方面,通过考察句式变换,我们发现B式动词与其后容器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有三种类型,加之动词前的容物名词的生命度高低对句式及物性会造成影响,使得B式的“使成性”呈现出强弱程度的差异。另一方面,通过统计分析A式和B式语料中动词自身语义的“动态”特征不同类型的分布比例,证明B式的动词“动态”特征有强有弱,并观察到其中“动态”特征强和较强的动词主要是位移类动词和附着动词,而其所含的[+位移]和[+附着]语义特征与“满”均属空间认知表达语义域,因而B式属于一类弱动结式,由此也阐释了B式所凸显的句式语义表现为“使成义”为主、“动态义”次之的原因。而A式属于存在类构式,主要在于描写动作结束后的遗留事态,以及凸显容器与其中容物之间的存在关系,并不凸显“使成义”,其中动词虽自身语义包含强弱不同的“动态”特征,但在该构式中只表存在方式义,语义内部的时间特征被抽离,并不表达具体动作义,为“非动态性”语义,因此A句式语义也就不凸显“动态义”,同B式语义有着表达功能的强烈反差。

基于此,本文认为从空间认知的“位移致使”出发阐释B句式语义的认知基础,一方面有助于将“V满”类主宾互易句句式语义功能差异置于较为统一的框架下进行识解和考察,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汉语教学特别是国际中文教学中有关“V满”类主宾互易句相关的句式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首先,在讲授句式语义结构时宜将“V满”主宾互易句前后名词识解为容器名词和容物名词,而非主语和宾语,或是施事、致事和受事。一是正因为句式中的动词以附着类动词和位移类动词为主,同强[+空间性]的“满”组合,从词汇与构式互动角度来看,它们将构式的基本语义定位于空间范畴域之下,采取这一识解更有助于构建句式本身所表达的空间量互动关系的语义情境,回归“V满”句式的语义基础。二是这一识解更便于沟通形式上互易而语义上关联的A式和B式,容器隐喻的认知激活也利于引导学习者在空间量和物量概念域之间进行切换。三是将整个构式的语义识解为由三个语块整合而成,也更契合目前在存现句教学中运用较多的“构式—语块”教学法的理念<sup>③</sup>。

其次,在具体教学设计和操作方面,教师则可以采取首先从空间认知域出发给予学生典型的句式情境,

①何美芳、鹿士义、逯芝璇《基于概念距离的汉语动结式类型学特征》,《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37—40页。

②李虹、齐沪扬《汉语“V满”结构的情状类型与句式选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09页。

③苏丹洁《试析“构式—语块”教学法——以存现句教学实验为例》,《汉语学习》2010年第2期,第83—89页。

并以静图和动图的不同图像形式展示 A 式和 B 式的语义表达差异,即 A 式凸显存在状态的静态描写,而 B 式表达“位移致使”动态事件,然后再逐渐将 B 式语义表达过渡到“附着致使”事件域和“施动致使”事件域的句式情境下进行讲授的方法。这样设计有助于学习者对该类互易句式的语义功能和表达效果形成更为整体且连贯的理解和认知,也符合汉语句式教学时需遵循学习者语言认知习得规律的原则,以及在情境设计上也需注重生成性和层次性,坚持由简入繁、由易而难的原则。待学习者在充分理解和认知两类句式语义的基础上,教师还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体会和感知句式所在语篇表达的叙事性强弱,并在语段表达和语篇写作任务中,带领学生辨析互易句式的功能差异,以达到准确输出和恰当运用该类句式的目的。

## Comparis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Differences in Semantic Functions of Subject-Object Displacement Sentences of “V-man” Structure

Han Chao, Liu Guil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entence structure and semantic function of the subject-object displacement sentence of the “V-man” structure,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freedom of subject-object displacement can be more limited in the B-type structure which express “causation and accomplishment” than the A-type structure which express “existence”. It also emphasized that the B-style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causation and accomplishment” and “dynamic meaning of ac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prominent meaning of “causation and accomplishment” of B-style can be affected by two aspects which include differences in the seman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erb and nouns and the “animacy hierarchy” of nouns, thus differences in prominent meanings’ strength is shown. A-type belongs to the existential sentence pattern and does not highlight this meaning characteristics, which this paper pointed out shows strong or weak extent of the meaning in the B-type structure. This paper also discovers that the verbs with strong and less strong “dynamic meaning” features are mainly moving verbs and attached verbs. B-type structure belongs to weak resultatives. Besides, A-type semantics does not highlight the “dynamic mean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discovering the cognitive basis of the semantics of B-type sentence patterns with the “displacement-causation” of spatial cognition helps to explain the semantic functions differences of subject-object displacement sentences of “V-man” structure under a more unified researching framework, and further provides an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design of this type of sentence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Key words:** subject-object displacement sentences; sentence semantics; spatial cognition; dynamic meaning; sentence pattern teaching

[责任编辑:唐 普]